

遽变

JUBIAN

何兴中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JUBIAN
遽 变



何兴中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遽变 / 何兴中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5360-5425-7

I. 遽…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1444 号

责任编辑: 谢日新

技术编辑: 易 平

实习编辑: 谢嘉炜

平面设计: 罗子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0 1 插页

字 数 28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一、十月深秋	1
二、阶级斗争	30
三、千里长征	57
四、各奔前程	97
五、第二故乡	124
六、小城春秋	144
七、半岛明珠	156
八、勾心斗角	192
九、赌博人生	232
十、一齐下海	274
尾 声	316
后 记	318

一、十月深秋

1

十月深秋，南疆的雷州半岛依然是骄阳似火。

凡心喜欢将中国地形和美国对比，南北纬度中国长一些，东西经度美国长一些。中国的山脉东西走向，形成明显南北气候差异；美国的山脉多南北走向，据说盛夏也会有寒潮侵袭。美国西濒太平洋，东临大西洋，虽然传统上东部发达一些，但是西部由于不断有亚太地区移民拥入，倒不致落后。反观中国西部是内陆地区大山大岭，以致今天还在不断的开发之中。雷州半岛则与佛罗里达州相似，前者在中国大陆的西南部，后者在美国大陆的东南角，它是一个人们喜爱的度假胜地。而前者由于荒郊野外，建国以后才由复员军人为主的国营农场经营经济作物。二十年后，可能是历史的偶然或者必然，国营农场又恢复军队建制，变成生产建设兵团。

寒林，蒙尘，田单，山岩，占领，忘我，怡然与凡心都是城市来的知识青年，随着全国上山下乡的洪流，来到十九师十八团。他们对那个十一·九日子刻骨铭心。那天，整个省城都充满了解放牌大卡车，他的学校就来了几十部。六个年级的学生除了伤残的，出身太好的，特殊照顾的，一并被遣送到指定地方——生产队或农场，

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用当时政治术语叫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其实，官方高唱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民间早已被谑称为大革文化命，因此，上山下乡这一伟大举动在人民心目中顶多是一项无可奈何的遣送政策。就像解放大西北的千军万马，和平之后如何安置，当然是仿效古代的屯田之法，成立建设兵团，一举数得。而今是内乱初定，一帮横扫全国的学生如何处理，当然是全面撒去广大的农村，才能收拾眼皮下的烂摊子。于是，全国有数千万知识分子奔向四面八方。那年月最风光的出路首数参军，到兵团去，也算当了半个兵，似也心安理得。因此，来送行的亲友，既不像“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那么悲壮，也没有十送红军那么缠绵。大家都心怀一样异常复杂的感觉，只有说再见，便装作潇洒和亲友告别。

十九师十八团前身是工山国营农场。当解放军用木船打兵舰，将国民党军赶出最南的海岛之后，南下大师也组成了两个军垦师：林一师驻海南，林二师管半岛，干部属军队转业，工人由粤西北农村征集。那年月，由农转工，是广大农民求之不得的事。

如今，农场来了第三势力——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小将。到这里来究竟是造完了上层建筑的反，又来捣乱经济基础，还是来接受再教育，以洗清原来的罪孽，谁也说不清楚。反正是兵团战士，拿国家工资的农工。然而，三足鼎立，在广大的农村上演了一出可歌可泣的生活舞台剧。

九·一三事件，令人发指，世界人民目瞪口呆。身处斗争中心的中国人民，思想混乱到极点。不是说跟得最近，学得最好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副主席，副统帅，世界上最优美的说话都用完了，怎么一下子就投敌叛国了呢？身经百战的元帅，怎么就这样不小心，上飞机还忘记带油。十年内乱中，多少老将军，老革命统统被打倒，他们是各界领导一下子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人民的恩人成了人民的敌人，从天上跌落地上。仅存的硕果——少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雄突然烟消云

散了。升斗小民，市井之徒怎么可以理解呢？我们的宪法，党章不是最严肃、最神圣的文献吗？怎么它们确定了的人和事都会颠倒过来，加上严禁外传的神秘文件，漫天散布的流言，令兵团战士如堕云雾之中。

那时传达一号红头文件，有非常严厉的措施。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足足一个多月，且规定不得议论，不准告诉任何人，包括最亲爱的，最尊敬的人。在枕边悄悄耳语也会叫人检举，令人不寒而栗，如履薄冰。当文件在团一级传达的时候，已是深秋季节。

传达中央文件，似乎是头等大事。小市民眼见连队的主要干部全数集中在团部，说是办学习班，那可是当时最时髦的玩意儿。但见会场四周戒备森严，平常用来准备打仗，应付阶级敌人的武装机动连，全体出动，荷枪实弹，枪口对外，把会场围个水泄不通，任何人不得接近。群众心里嘀咕：这不是个“集中营”吗？干什么搞得那么紧张。

这边，寒林，蒙尘，田单，山岩，占领，忘我，怡然，凡心一班小子，正围着田单，在一片浓密的橡胶园中，也进行着一次“非法”的民间传达。与“集中营”相同的是，他们都在关注着一件有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戏剧性事件，不同的是，他们不是领导干部，不用相互监视，相互忌憚，他们可以畅所欲言，深入讨论，哪怕被正经的人认为是毫无理由的主观预测。

田单由于家庭事务，往省城探亲返回，有一肚子的新闻和疑问。

“你们知道不，二叔叫老爷子一炮轰下来了。”田单一语惊四座。

对于那些忌讳代名词，虽然大家耳熟能详，但一时之间，太极端了，竟无一人接上话。

沉默了好一会儿，山岩的头脑比较冷静，本能地发问：“不可能吧，天天见着照片。”

“党章不是写实的了吗？”占领问得很直率，“我们早请示，晚汇报，像敬神一般，应该是洪福齐天才是。”占领在喃喃自语。

你一言，他一语，都希望有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这班土包子，天天蹲着穷山沟，外界什么事也不知道。人家省城已传达到了科一级，我们还蒙在鼓里，怪不得人家说，脑袋掉了都不知怎么回事。”田单十足权威人士，数落着知青们的无知。

“唉，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朝夕之祸福，”寒林无奈地说，“但所谓刑不上大夫，这些俗谚是对平民百姓说好听的。当大官的当然不同，该有神灵庇佑，怎么不明不白地打起来了？再说，亿万人民天天恭祝身体健康，没有阳寿也有福寿，怎么就是不管用。不会是阶级敌人造谣惑众扰乱我们也不一定。”忘我一厢情愿地自我调节。

“荒唐，”怡然一拍大腿，高呼反驳。这位曾经是红五类的高干子弟，自认有些政治敏感，“造谣造到副总司令头上，有几个脑袋了，我看，这事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愿闻其详。”年纪最大的寒林，被称为没有文凭的博士，大小事都爱讲究。其结果不是错的就是对的，绝无中间路线。但不论是对是错，都颇有哲理。奇怪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错误会变成正确，对的也变成错的，或者继续变幻下去，令人不知所措。到了这个份上，他就指出，大家初步认识了哲学的本质和事物的发展规律。现在经他一说，傻瓜们都正襟危坐，洗耳恭听。

“所谓偶然性，是指一种人的现象。贵为伟大领袖，也有喜怒哀乐，也有七情六欲，也会情绪变化，也有生老病死。这几年，我们天天念着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就不怕上天震怒。从动物的生理发展规律角度，人过七十，怎么要退休？因为不仅身体健康退化，精神态势也每下愈况。英雄末路，焦虑，多疑，怨恨，怀旧，忏悔，失望，日复一日。今天说法，明天不算，上午晴空万里，夜晚狂风暴雨，昨日情意绵绵，明天兵戎相见。偶一不慎，即招杀身之祸。人一旦没有使用价值，就像商品超过保养期，被人质疑他的可靠性和实用性，什么时候一言不合，就翻脸不认人，被除掉，被消灭。”

大家听得毛骨悚然，面面相觑。幸好都是多年死党，都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否则，妄论朝政，怕不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但人的本性如此，越是神秘，就越好奇，越是好奇，就越是大胆。

“而必然性呢，就更加浅显，”怡然打开了话匣子，惊涛骇浪地说起来，“君不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良弓藏，走狗烹。自有人猿以来，就有斗争。开始是是非非的讨论，继而各怀鬼胎，矛盾深化，上升为武装斗争，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先是内讧，弱肉强食，横扫异己，内斗统一了局部的天下，进而外斗，争取更多的土地和空间。战争一般是非正义的，有些冠冕堂皇，美名义战，目的达到之后，得了天下还须保天下，又陷入另一层次的内斗。战争是最残酷的斗争形式。和平期无休无止的斗争在中国俗称运动。我们十多岁的人，经历了多少次，直到现在，还是各式各样的运动员。试问，大革文化命之后，十几亿人还有多少好人？每一次斗争之后，失败者就被消灭，意识上乃至身体上的消灭。”

一席话说得大家沉默无奈。这十多年，天天听到的是激昂的赞美，看到的是纯洁的热情，但是经历的现状，却令人大失所望。从清除旧政权的残余到打击内部敌人，从粉碎党外的异己分子到党内的反对派，使人眼花缭乱，不理解不接受也要照价全收。刚刚胜利结束的大革命，更进一步令天真无比的青少年心中的美好理想、高度崇敬陷于破裂。表面上人们逆来顺受，心里却是一发不可收拾。所谓走资派，怎么不是少数而是多数，那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国将不国了。十七年的教育路线不是红线而是黑线，那培养的接班人岂非全军覆没？文化部，宣传部统称为才子佳人部，400多部电影几乎都是大毒草，当然，有些公式化，有些太肉麻，不堪入目，只能说是垃圾。报纸上每天都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直到出了乱子才知道不是那么好。每天早晚都念经祝寿，要到哪年哪月。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当众人以为上级有大问题而自己没有什么麻烦的时候，麻烦却找到这班反叛者的头上。

且说连队的干部从团部听完文件传达回来，肩负两个重要使命。

一是内部学习，准备向下传达；二是在这段期间，密切监视群众，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特别是不能泄密，谁口疏走漏了消息，谁就要负政治责任，轻则行政处分，重则变成新的阶级敌人。因此，干部们都战战兢兢，生怕出了漏子，影响了自己的政治前程。

俗话说，越穷越见鬼。乱子还是出来了。

这天上午，指导员丁忧接到团政治部一个电话，叮嘱他三天之后，团部派员下连队传达中央文件，要做好接待工作，并询问基层的保密情况和群众情绪。丁忧一边报告，一边擦汗，侥幸没出问题。放下电话，马上叫人把党支部的几位干将召来，再接再厉，防微杜渐。

突然门外冲进一个人，气急败坏，面色凝重。丁忧抬头望去，原来是老党员、割胶班三班长金瓯。正想发问，他抢先报告：

“我班知青田单有问题，可能是大问题！”

惟恐领导不重视，他加大了嗓门：“政治学习会大家在议论纷纷，这几天怎么不做早请示、晚汇报了呢？田单说，个中原因可能是上级出了大事。问他有什么事又支吾其词。我看，九成是听到了什么人造谣，涉及阶级斗争。”说完，一副邀功的神态，蛮以为有赏。

丁忧脑门轰隆一下，几乎把持不住，心里咬牙切齿怒骂：这厮混蛋！

毕竟是老战士，悲愤之余，自我调整一下心态，端正了表情，问了第一句话：

“这事儿有人知道吗？”

“没有没有，我是第一时间向您报告的。要不要马上把这小子叫来？”两句话充分体现了基层干部欺下和媚上的功能。

“愚蠢！”丁忧心里骂了第二句，嘴上问了第二句：“他的消息是哪儿来的？”

“没有说，我马上去盘问他！”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指导员无声地骂了第三句，心里稍为宽

松了一些。幸亏还没有说出来，如果那几个不好惹的东西胡乱指出是从连队领导中传出去的消息，那还了得！但是这个荡手的热山芋居然从自己的骨干分子抛过来，真叫人怒不可遏。想到这里，不禁大声喝斥：“别说了，从现在起，不许再讲有关这件事的任何一句话，不论对任何人，不论在任何场合，不论在任何时间。否则，严肃处理……”恨铁不成钢，内心的愤怒即将化为脏话之时，被急忙赶到的四位核心成员打断，他们是连长于归，副指导员林泉，工作组长马达，团支书包木讷，“集中营”的营友，被召唤来开会目睹这样一个紧张场景，有些莫名其妙。丁忧收敛神色，一面招呼大家坐下来，一面对惊慌失措的金瓯说：“记住我的话，先出去吧。”看着他灰头土脸地走了，这才长叹一口气，沉重地对四人说：“出了大事情，我连有人泄密。”

一句话有如空气爆炸，同志们的心都往下一沉，要知道，上级三令五申，格杀勿论的事件终于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是立了军令状的。传了出去，大家都会被判政治死刑，党纪国法可不是闹着玩的。正当彷徨无计之际，政治学徒林泉发挥本能，壮着胆子讲：“据了解，其他各连队都有类似情况，我们可以和他们交换一下意见，以应付眼前的局面。”像即将淹没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指导员恨不得叫林泉做指导员，立即作了第一项决议，派遣马达进行此事。

正在努力向上的团支书也争取表现马上提出了几位嫌疑最大的人：寒林，怡然，凡心，于是，第二项决议也出台了：由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对三人作单对单的摸底。第三个决议由连长提出，正人必先正己，在场四人各自写一则表忠信，表明自己绝无泄密，否则，千刀万剐。

雷厉风行，说干就干。

政治学徒对无牌博士，一开始，就展开心理互攻战。

“这段时间，都做些什么？”副指导员居高临下。

“开工，睡觉，吃，喝，拉。”

“除此之外呢？”

“写写家信……”

这下，攻方找到了突破口：“往来家信都写了什么？”

“家信还可以写什么？”博士反守为攻。

“比如一些政治新闻……”学徒一针见血。

“有什么政治新闻？”寒林从容应对。

“不要装糊涂！”

“不是装糊涂，而是真糊涂了，”博士理直气壮，“副指导员，你要打官腔，我就规范化，你要拉关系，我就套交情。你这么绕圈子，是吃饱了撑的？！”

政治学徒是什么东西？

当年鼓吹四个第一，政治思想是第一中的第一。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全国上下恨不得变成一个人，一套巨型机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命令，统一行动。故此极需要各级政工干部。但是，得力的干部是在实践中锻炼、培养和产生出来的，有时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才出现一个优秀人材，怎应得燃眉之急？于是便有人推论出一道捷径：合格的战士从严格的军训产生，熟练的技师从学徒产生，干部也可以用政治手段培养。因此，一批根正苗红、表现良好的男女青年便被召集训，政治学徒应运而生。半年之后，眼看毕业，即将分配各地区充大任，一场大革命一落千丈，政府机构都失掉了功能，无可奈何，只有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落到边陲之地。正在怨天尤人之际，又得重用，当然要显出政治本性。

看见眼前的对手十分难缠，只好开门见山，动之以情：“也不是我们没事找事，最近中央出了问题，但上级传达的是绝密文件，不准外泄，连队干部都是用人头作担保的……你们是不是听到什么流言，应该不是从我们几个干部口中传出去的吧？”

“那会是什么流言呢？”这下轮到平民反败为胜了，寒林漫不经心问一句。

“有关……”副指导员几乎冲口而出，猛一收回，险些上了这小

子的当，“这样，你先谈论一下听了些什么，我俩衡量一下。”

“备战备荒为人民。”

“不是这些。”

“扎根边疆干革命。”

“.....”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

最后，大家和气收场：井水不犯河水，我不追究你议论纷纷，你也不说是我说的。

3

第二战场发生在连长和怡然之间。于归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形象：浓眉大眼，虎背熊腰，三十五上下年纪。当年解放军平定了他的家乡台山，他毅然加入支前工作队。因为工作积极，不怕死，很快正式参了军，当上班长，前程不可限量。可惜国民党军那么不经打，一年后就和平了。在中国，任何一代政权都有一条祖传的真理：不允许任何集团或个人拥兵自重，因此部队便屯垦戍边，改变番号为林二师，经营湛江地区及雷州半岛的军垦农场。根据惯例，军转地方，官升二级，于班长当上了副连长，无奈文化水平低，人也太老实，一千十八年，也只升了半级，当上连长。革命工作嘛，不计个人得失，何况不是也升了半级啦。所以，于连长倒是安于本分，兢兢业业。

交锋一开始，连长就先发制人：

“怡然同志，你要端正态度！这一段时间，你们一班子人都在嘀嘀咕咕些什么？老实跟我说。”

怡然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听到这样的口气马上就火了：“说什么端正态度？老实交代？你当我什么人？反革命？坏分子？”

连长愣了愣，想修正一下态度，一想不行，给一个小毛孩子挫

了威风，当什么连长？

“你想想，上山下乡干什么来了？”

“干什么？做苦工来了，混饭食来了，被人赶出来了！”

怡然窝了一肚子的火。他原名四平。父亲当年睽别了亲人和新婚妻子，随山东军区数万将士挥师北上，开辟了中共第一个战略根据地。在四平保卫战中，他们一个团抗御敌人一个师的狂攻。战斗结束后他身负重伤，浑身鲜血躺卧担架上，被支前民工抬往后方医院，这时家乡传来消息，妻子为他生了一个胖娃娃，他不假思索，就给小孩取名四平。伤愈赶回部队，升任连长。随大军围平津，战淮海，势如破竹过大江，直捣南方名城广州。解放后因战伤转地方工作，历任处、局级干部。1965年升任省轻工厅领导。艰难困苦，终于有为，眼看着子女长大成人能上大学图个好出身有个好前途。谁知道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被批判得晕头转向，连孩子下乡也见不上一面。

这是怎么说？

怡然一想到这里，浑身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口头上人人山呼万岁，但心里的疙瘩老解不开。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在优势中成长，从头到尾都充满了骄傲。老子的老子打下了江山，我们就坐定了，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一下子又从红五类变成了黑七类，真正令人喷饭。和平时代，几支破笔杆子就把机关枪拿下了，不是天方夜谭吗？莫非杜勒斯先生那么有远见？早就预料中国会发生这怪事？再说，知识分子一定要和工农相结合，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打哪儿说起呀？工农两字，工还排在前边呢，为什么就一定要下农村，不能在城市当工人吗？是不是非要找个乡村女孩子“结合”，才能革命的呢？多少人大毕业了，当上教师，工程师，医生，干部，他们就是不革命的了？伟大领袖说话一句顶一万句，怎么有些话就讲得那么随意，那么不合逻辑，令人无所适从。想到这里，怡然简直愤世嫉俗了。面对咄咄逼人的连长，干脆来个不理睬。

看得出来这是个不善良的兵，连长心里也是千头万绪。他不断

地观察着对手的表情，企图窥探他内心的活动，最后看到的是忿忿不平的神态，心里恨恨诅咒：岂有此理，犯了错误还怒气冲冲，难道是我错了？转过来一想，他们是孑然一身，了无牵挂，大不了鱼死网破。我们有家室儿女，还是有权力的干部，一不小心栽在他们手下，岂不是太不值得。何况，他想起两年前农场领导交付重任的一幕。

那是夏天的早晨，他随同割胶工人在橡胶园转了一圈，累得满头大汗。那是一项多么累人的工作。割胶工人必须在凌晨三时起床，四时到达自己的林区开始工作。他们要沿着树干割开一层树皮，大约是树表半个圆周，由上而下一条三十度左右的斜线。被割的乳管就会泌出胶汁液，自上而下流出，再顺道割线经过一小铁片流入人工安放的胶杯中，二小时后就可以收集杯中的胶水运送到加工厂制造原胶片。橡胶树排乳液有一个时间上的要求：夜间清凉的环境。因此，割胶工人要完成二百五十棵树的割胶任务，必须在四至七时半这三个多小时在树林中拼命奔跑，太阳一出，胶乳就会凝固了。连长不断地从一个林段走向另一个林段，头上带着电石灯，喷出的火舌照亮了方圆一小圈，远处望去偌大一片橡胶园闪烁点点火花，繁忙的黑暗，伴随着勤劳的汗水，令人感慨万千。抚摸着水桶般大小的树干，脑海中浮现出当年开荒造林的热潮。快二十年啦，当年他们三百多个战士，领导着从高州、化州、廉江、遂溪等地招来的一千多民工，建立国营农场。未经开发的处女地，是一片古老的红坯壤土，充满顽强的神秘感，考验着开拓者的意志。红壤的特点就是黏着性极强。下雨天你随意到处走一阵子，鞋底定会黏上厚厚的一层红泥。这块未开垦的荒山坡地是原始状态的亚热带丛林，长满茅草，棘竹，常有野生动物出没，传闻有人还见过老虎的踪影。人们用当时雄霸一方的斯大林 100 推土机，把大地翻了个身，然后种植防护林，在地十字纵横的间隔上，三百亩一个大格，一百亩一个中格，三十亩一个小格，种上由巴西引进的三叶橡胶，据说是全世界最优品种。十年八年之后，我们便有了自己的橡胶，感到无限的

光荣和自豪。可能是中国人传统的小农意识，什么都要有自己的，如果没有向别人买，不卖给你怎么办？不知是叫洋鬼子打怕了，还是神经衰弱，一天到晚老嚷着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明知造船不如买船，怕帝国主义卡脖子，亏本也要自己造；买粮比种粮省好多的钱，怕反动派封锁，津贴巨款也要农民多种田；橡胶更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是国防，军事工业的原材料，岂能仗仰人鼻息，定要自给自足。这分豪气，使每天啃萝卜干伴干粮的农业工人觉得自己无比幸运，连长更感任重道远。

转眼间阳光透过树叶挤进了树林，胶工们都收了刀，在自己的工作棚磨刀，连长拖着疲惫的身子，想先睡一觉，再准备拟定晚上大会的讲稿。只见文书小李一溜小跑从连部走出来，通知他场部来电，潘场长九时半要见他。什么事这么紧急？事前一点知会也没有，当下也顾不上休息，三下五除二扒了口饭，骑上自行车，赶到了场部。

在场长办公室，老上级开门见山：“小于呀，交给你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连长还有战士遗风，端坐椅上，严肃地望着领导。

“不用太紧张，”场长缓和一下空气，递上一支香烟，递过一杯茶，“派你当领队，带上五个干部，二十辆解放牌，到省城把九百六十五个中学生接来。”

于归心中一怔，七上八下。前段时间，上级传出口风，说将有近千名知青分配到本场，每个连队都要准备接受几十名。回来大家忙了个把月，物资上的困难已经十分头痛，住房问题一筹莫展。老工人干了十多年，每户勉强住上一间二十平方米的瓦房，再也没有多余的住宅了。后来上级拨出津贴，群策群力，突击盖好了两栋大屋，权宜之计，作男女宿舍。内部用木条、木板搭起大床铺，每屋可住三十多人。暂时解决了住的问题，吃饭问题就无法搞好了，因为每人每天三毛钱的伙食，算上发下来的专项津贴，长此以往，起不了多大作用，只有鼓励大家以苦为乐。好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空气

异常，叫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干穷革命。如今，人就要来了，还要去接，就凭自己这点墨水？

想到这里，于归急出了一身汗，沉不住气，连连摆手：“场长，我恐怕完不成任务……”

“小于呀，不要太多顾虑！老实说，如果没有党的政策，我们去一百个干部也完不成任务。大城市住家，谁愿意往这山沟跑。但我们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扎根边疆干革命。这是一条既定的国法，道路，谁也阻挡不了的。所以，你们走这趟，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

于归一时无可奈何。

“不过，”场党委章书记把话题接过去，“那些个娃娃，也不是好对付的。三年文化革命，坐大了所谓革命小将，十几岁的人，冲击省政府，参加武斗，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简直目中无人，无法无天！现在党把管教他们的责任交给我们，可不能马虎呀。”

“最好是把困难估计多一些，把准备工夫做得足一些，能够不说的话最好不说，应该做的事情尽量做好。”场长这句话算是结束语了。

最后，于归接受了模棱两可的指示，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胡里糊涂地完成了任务。

因为，在省城某中学，他在大会上对着千余师生，不知道要说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几乎忘记了自己的使命。直到有些学生提出，即将要去什么地方，他才想到一句话：“那里是美丽的橡胶园。”来来去去，也是这么一句，就把青年们给接来了。有什么办法呢？不走也得走，户口都给取消了，你还能往哪里跑！

想到这里，连长决定调整一下策略。

“怡然，你有扎根兵团的心理准备吗？”

看见素有猛张飞之称的连长放软了态度，怡然也不好意思再撑下去，不以为然地响应了一句：“那要看形势的变化。”

“形势怎样变化呢？”